

夏葬

「當然死的範圍，包括你的某一面」——蘇打綠《近未來》

花圈擺在外頭，引領我前往會場，我不忍卒看。但我知道的，該來畢竟會來，逃也逃不掉，儘管再不願意，明日的太陽還是照常升起。

靈堂搭在景誠家三合院的前庭，罐頭塔置於藍色靈棚入口的兩邊，我和幾個同學一同走了進去。首先，映入眼簾的是一張黑白的照片——景誠笑得很開心，眼睛彎成一弧彎月，臉頰向上堆擠，嘴巴拉開來，露出不整齊的牙齒。如果他還活著，我甚至能聽見他的笑聲。

吳忠駿看到照片，眼睛隨即飄開，他向林亮低語，不小心被我聽到：「你看他笑得多開心，跟他同班一年了，你有看他笑過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跟他不熟。我現在才知道原來他的牙齒，長這樣。」林亮一直盯著那張照片，好似在觀賞動物園裡的動物。

我心想，景誠其實常笑。

有一次他挨老師罵，本來想安慰他，但到他家之後，發現他正在和洸諺玩撲克牌，並且笑得很大聲。

在我還未踏進他的房間，懸著的心就已經放下來。他對我說，難過的時候，只有笑才能想起快樂的事，所以那就笑吧。

可是現在的你，正躺在靈柩裡，四肢發冷，臉部僵硬，告訴我，現在的你要怎麼笑，怎麼和我說話，怎麼一起聽我們共同喜歡的音樂？

現場播放著青峰的音樂，是他最喜歡歌手的歌曲。在遺照旁邊，簇擁著百合壁花，後頭掛上慘白的布幔，頓時我覺得整個世界正在下一場雪，一場沒有開始，沒有結束的雪，但我突然想到，台灣屬於亞熱帶的國家，只有在高山且水氣充足的地方，才會飄下白色如柳絮的雪。

小學一年級時，我常在家附近河川前面的公園玩耍，河岸邊上有一株柳樹，媽媽告訴我，不能靠過去，會有危險，所以我只能從公園這頭，呆呆望著那株柳樹。

春天到時，柳樹會飄下柳絮，我很想摸摸看，那時我天真以為，它摸起來是冰冰涼涼，如同夏天的冰，冬天的雪。

可是我不敢靠過去，我怕如果媽媽知道了，會生氣，所以我只能在遠方，期待風會將柳絮吹拂過來。

鮮紅的火苗吞噬著白色的蠟燭，在供桌上搖曳著，線香飄著虛無縹緲的煙，慢慢往天空竄，最後消失在空氣之中。沒有人知道消失到何處，就如同我，不知道景誠是否真的存在過——如果不存在，要如何消失。

我在後排的椅子坐下，到處東張西望，想找他，不曉得他會不會來。

「維平，我可以坐你旁邊嗎？」魏珮如問道。

我點了點頭。珮如收攏一下裙襬，坐了下來。

她是魏珮如，我們班的班長，留著一頭長髮，眼睛不大，戴著眼鏡，一臉書呆子的模樣，但別看她這般樣子，體育也是她的強項之一。

我都和男生混在一塊，鮮少會和女生說話，珮如是班長，所以跟她聊過幾句。但尷尬的氣氛就在此刻，悄悄蔓延，雖然眼睛看不見，可是卻能夠清楚感覺到，這讓我呼吸急促，全身起雞皮疙瘩。

可是卻沒辦法轉身就走，這樣實在不禮貌，所以腦子不斷尋找話題。

在我要打破沉默時，珮如先開口了：「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喪禮，」她低頭看著自己的布鞋說。

「啊？」

「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朋友的喪禮，真的好難過，前幾天才聊過天，講過話的朋友，居然已經不在了，感覺好奇怪，好空虛，」她的長髮掩蓋住她的側臉，隱約可以聽到她濃濃的鼻音，「你能了解吧？就好像肚子裡少了什麼東西，無論吃什麼都吃不飽的感覺。」

我微微點了點頭，但其實我根本聽不懂她到底在說什麼，景誠的死，對我來說有什麼影響，如果要我給你一個真實的答案，它會像利刃劃開皮膚般傷人——對我而言，一點影響都沒有。

他死後這幾天，我依然準時七點半起來；八點鐘和媽媽吃一頓安靜的早餐，吃完後去上學；林亮會跑過來給我零錢，要我幫他買一份草莓麵包和一瓶麥香紅茶，不管有多忙，我都會趕在第二節下課之前給他；如果有作業，何凱文會哀求我借他抄，幫他渡過難關，儘管我每次都說下不為例。

至於那些我不熟的人，比如魏珮如吧，是無法撼動我的世界。

只是有個人變了，他讓我原本存在的世界，起了小小的波瀾。今天我一直在找他，他已經好幾天沒來學校，有件事我一定得跟他說。

魏珮如將頭髮撥至耳後，她的側臉很美，高挑的鼻樑，稍微豐厚的唇，老實說，讓我起了反應。我嚇到了，在喪禮中，居然對她動了心，我將這感覺隱忍下來，可是越是想要隱瞞，就越藏不住。

她問我：「怎麼了嗎？」

我趕緊搖搖頭，起身離開。

走到前庭門口，也許洸諺等一下會從這裡進來。這時馬路有人一直在按喇叭，我探頭一看，是一輛藍色的小貨車，後頭載著一箱一箱的白色紙箱，像是積木一般堆疊。

因為太多車阻塞在這裡，導致他前進也不是，倒車也不行，然而又要等車輛先移走，不耐煩地按了一聲很長的喇叭。

「先生，請你稍等一下，因為前面在辦喪事，請體諒一下。」一個身穿黑色喪服的殯葬業者，出言相勸，深深一鞠躬。

而司機則搖下車窗，大聲嚷嚷：「幹！你係沒看到我足無閒，假使我毋準時送貨過去，丟換我辦喪事啊。」

我握緊了拳頭，很想過去揍他一拳，但我知道不行，這不符合我會做的事，況且如果被媽媽知道了，不知又會怎麼失望。

今日氣溫—34℃

真是他媽的糟，發哥想著。他穿著白色的汗衫，到處走動，汗從他的臉頰滴下來，露出結實的手臂，青筋盤據其上。今天他必須把十幾箱的貨物搬到貨車上，然後再載著這些貨物，運送到台北，這一趟就會花掉三四個小時的車程，而今天又熱成這樣。

他早上出門時，蓉姨正在打掃客廳，她拿著雞毛撢子到處揮舞。四十多歲了，打掃起來卻是很俐落，撢完灰塵後，她拿出掃帚，仔細的將垃圾污垢，掃入畚箕中。蓉姨還是一臉的不悅，蒼老的臉，整個垮了下來。

「我來去。」發哥對她說。

蓉姨則不發一語，連抬頭看一眼都沒有，發哥悻悻然出門，因此忘了帶一件薄外套。太陽把他黝黑的皮膚，曬得一片赤紅，感覺十分不爽，現在他只想喝一杯冰啤酒，但卻又放不下手邊的工作。貨車在倉庫外頭，暴露在艷陽下，藍色的車身並沒有讓發哥聯想到海洋，感覺海風吹拂，基本上他恨死藍色，恨死他的工作。

運送貨物，每天都在做同樣的工作，搬貨、開車、卸貨、開車、再搬貨，做了二十年了，能不厭倦嗎？可是又不能辭掉工作，發哥國中肄業，沒有什麼技能，早早就結婚。他很慶幸沒有小孩，以現在的情況還能勉強糊口飯吃。

這個工作不定時，又要經常熬夜，薪資不穩定，每天提心吊膽，很怕今天沒有工作，那就會少賺一點。他連請假都不敢，就算超時加班，也硬著頭皮做，即使手臂虛軟無力，眼皮重的睜不開。

回到家是他最幸福的時刻，不論多晚，蓉姨都會等他回來，泡杯他最愛的茶，或者下麵。蓉姨有時會心疼他，不希望他搞壞自己的身體，可是發哥都笑笑，裝做一點也不辛苦的樣子，像是昨天就是如此。

發哥凌晨兩點回到家，在顧客那裡受了點氣，但是回到家看到蓉姨坐在藤椅上，等他等到睡著的樣子，氣就消了一半。

他拍拍蓉姨的肩膀，蓉姨睡眼惺忪醒來。

「起來啦，睏底這欸寒到，我甲你背去房間。」

蓉姨揉揉眼睛，看一看時鐘說：「我先煮麵給你吃，等我一勒。」她放下手邊的報紙，往廚房移動。

發哥坐在藤椅上等，抓起蓉姨放在桌上的報紙，看看今天的新聞。他翻開，

卻發現徵人廣告裡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紅字，有畫圈，有打叉。

在顧客受的氣，一把火又重新燃起來，他氣沖沖衝進廚房。發哥狠狠將報紙攤開，質問蓉姨：「這是啥意思？」

「這……這……」蓉姨臉色發白，麵才剛下水而已。

「我不是給你講過，我一點攏毋甘苦，你是勒衝啥？」發哥幾乎是吼叫。

蓉姨縮在一旁，小聲的說：「我攏知，你是底勒騙我。」

他抓住蓉姨的肩膀，搖晃她，五指深深嵌進她的肉裡：「就算講我攏安怎甘苦，我攏會忍耐。妳甬出去做事，我會照顧妳。」

這時，蓉姨掙開發哥的掌控，她的眼睛含淚，說：「我想袂愛一個嬰仔，」然後什麼都不管地衝回房裡，把門緊緊鎖上。

發哥呆滯地站著，他知道她一直想要有一個小孩，可是在結婚那天，他就明白告訴過她，他們養不起。麵在水裡翻滾，麵條相互纏繞在一起，密得分不開。他將瓦斯關掉後，逕自走回客廳。看來今天得睡客廳了，他想。

發哥坐上貨車，一路上熱得冒汗。他的冷氣沒有冷煤，他又不去換，因為公司說裝冷煤的錢，得自行吸收；他的車窗老舊，很難降下，風吹不進來，修理費還要自己出，索性他橫著心，就熱到底吧。反正又不是忍不下來。

褲子都溼了大半，他感覺好像全身的毛孔都在出汗。發哥將背挺得直直，他不喜歡汗黏在椅背上。他真想趕快結束這趟工作，回家跟蓉姨好好道歉，再勸她不要出去工作。

一路上，都開得很順，爲了節省時間，他抄近路，往人煙稀少的路線開去，可是怎麼知道，居然遇到了喪事，真是倒八輩子的楣。熱得受不了，今天怎麼這麼熱，他用手不停搨著。

他按了一聲喇叭，示意喪葬業者將車移走，好讓出一條路。陸陸續續有幾個人，慢吞吞的走到車上，要移車；於是他又按了一聲，叫他們快一點，可是這一按不得了，像能將他的怨恨宣洩出來似的，非常爽快；然後又按了幾聲，最後按了一聲長鳴。

有一位黑衣人走向他，敲敲他的車窗，要發哥體諒一下，希望他別再按了。這是什麼東西，辦喪事就那麼了不起，如果今天沒有準時送貨到，老闆又不知要怎麼扣薪資。

發哥憤而搖下車窗，然而這次車窗居然順利搖下來，像加了潤滑油，讓他好不驚訝。

他很凶惡的告訴黑衣人說：「幹！你係沒看到我足無閒，假使我毋準時送貨過去，丟換我辦喪事啊。」

然後他悻悻然的開走，但臉上露出了淺笑。

「愛情是嘆息燃燒起的一陣暴風煙」——蘇打綠《近未來》

人陸陸續續到來，他們的臉都長的好相似，眉頭緊蹙，嘴唇向下彎，低著頭，雙眼含著淚水。

一朵朵紙蓮花掛在棚子的邊緣，形成了如瀑布一般的景象，悲傷奔洩而下。

「這麼年輕就走了。」一位不知道和景誠什麼關係的婦人說道，她的聲音帶點哭音，可是臉上化著濃濃的妝。

她丈夫說：「是啊，聽講他是自殺的。等一下麥講這個，尤其是在阿貴和阿鳳面頭前。」

「災啦。我哪會在他的父母面頭前提這件事。」她的眼睛瞟了一眼景誠的照片，搖了搖頭。

他才不是自殺，他才不會自殺，我心想。他那麼怕死，怎麼可能自殺，一定有人害死他。是他害的，絕對是他害的。

我穿梭在人群之中，找洸諺。

推開了一波一波的人群，但總是沒完沒了又淹沒過來，那些人的臉上噙著淚，戴上傷心的臉。

在人群的隙縫中，我看到了魏佩如，她依然坐在剛才的位置上，旁邊多了兩個人，她們好像在討論著什麼。我慢慢靠了過去，吵雜的聲音之中，我依稀聽到她們提了洸諺的名字。懷著不安的心情，我在她們身後的椅子上坐了下來。

佩如的背影很好看，帶點哀愁，像是黃昏下的一株花，斜斜長長的影子黏在灰白的柏油路上；她纖細的頸子，讓我不禁想要化身為一隻吸血鬼，或者是一隻醜陋的蚊子，在那上頭痛痛快快的飽餐一頓。

她左右兩旁的同學，相形之下就略為失色。左邊是林雅鈞，右邊是陳曉雯，是她最好的兩位朋友，每天膩在一塊兒，手腳黏上了膠一般。

我常想三人在一起的友情是最不穩定的，好比三塊磁鐵相互吸引。

將兩塊磁鐵慢慢往中間那塊逼近，中間的磁鐵會往吸引力較強的那方靠近，這是很自然的現象。

但人並不如磁鐵那樣單純。

坐在左邊的林雅鈞，壓低聲音說：「跟洸諺沒有關係，一定是課業壓力太大。」看來她們是在討論景誠的死因。

右邊的曉雯，把手靠在嘴邊說：「才不是呢，我覺得跟洸諺關係可大，妳看他最近都沒有來上課。」

「可是他，」雅鈞看了看景誠的照片，「課業一直不好，老師早就盯上他了，罵得可兇。」她又看了我們班導一眼。

我順著她的視線，看到班導正跟景誠的父母交談。她的臉色看起來十分蒼白，和平常怒氣衝天紅潤的臉反差十分大。

班導生氣時，大大的圓餅臉上會有兩陀紅暈，像是兩團火球在她臉上燒，難怪她罵起人來，總是那麼燙人，罵完後都要喝下一杯 500cc 的水，咕嚕咕嚕地灌進喉嚨裡。

可是現在的她看起來心力憔悴，血絲佈滿眼睛，且腫了起來，黑眼圈攀附在

下眼瞼，嘴唇乾澀，滿臉委屈，不知道向景誠的父母說了甚麼。

「我可是知道的喔，」曉雯眯起她細小的眼睛，突然說道，「妳喜歡他。」

「誰？」雅鈞一臉疑惑。

「妳喜歡洸彥。」曉雯竊笑，但馬上收住了，可能是想到現在這個場合，並不適合將嘴角往上拉提。

雅君的呼吸變得稍稍急促一點。

「看吧，所以妳才一直袒護他。」

雅君的眼神稍微變得銳利一些，但不是針對曉雯，而是佩如，不過轉瞬間就消失，恢復成平常的樣子。

這微小的變化恐怕另外兩人都不知道，而我湊巧坐在這位置上，看得一清二楚，背脊不禁涼了起來。

「妳憑甚這樣說？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說。」

「妳指的是哪件事？是妳喜歡洸彥的那件事，還是洸彥是罪魁禍首這件事？」曉雯裝出一臉疑惑的樣子，可是從眼睛裡看得出她的得意。

「好了，妳們兩個不要再說了。」佩如皺起眉頭說。

「好啦，不要這樣嘛，」曉雯撒起嬌來，「那小佩，妳覺得是什麼原因？我和雅雅哪個是對的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怎麼會知道。」佩如搖搖頭。

「拜託，當然是我，妳們兩個少裝傻了，又不是沒聽說過這件事，」曉雯用嘴形說出了這句話，即使沒有聲音，也扎扎實實的刺到我的心坎裡；「洸彥喜歡景誠。」

「妳少在那邊亂說。」雅鈞語氣有些冰冷。

「沒有亂說，這件事早就在班上傳開了，大家只是不敢講而已。」曉雯輕聲說道。我睜大了眼睛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「一定是受不了，所以景誠才會……」

我的身體不斷發抖著，手心冒出汗來。難怪洸彥不來學校，之前打他手機也沒有人接。

好渴，好想喝水，我站起身來，拖著疲乏的身子，不停在喪禮會場轉來轉去。

眼前的景象全變了，現場每個人都在笑，露齒的笑、開心的笑、用力的笑，全都在嘲笑我的無知，我的愚蠢，讓我好難受。

突然，頭開始痛了起來，這痛楚傳達到背，然後是手，最後抵達我的心，就好像有人用尖銳無比的叫聲，劃開我的心臟。

好渴，但是現在只想閉上眼睛。

眼前除了一串串鮮黃的紙蓮花，被風吹著旋轉之外，全部，一片漆黑。

車內溫度—38℃

夏天。

熱。發哥恨自己爲什麼穿無袖汗衫，這樣無法用袖子，將額上的汗完全擦拭乾淨。

雖然開著車窗，但汗一直冒出來，懸在他的睫毛上，讓他忍不住眨了一下，不小心滲進了眼睛裡去。他突然看不見前方，貨車失控，左右搖晃，但還好沒出什麼意外，因爲他的車速一直在五十之間徘徊。

這條路的速限是五十公里。

有一天晚上，發哥在回程的路途，看了一下手錶，發現已經凌晨一點多了，算算到家時間，差不多是四點，想到蓉姨要在藤椅上挨到那麼晚，不禁加快速度。

由於夜晚車少，發哥不知不覺就超速。不久，寄來一張兩千四百元的罰單。從此之後，他就不曾再違規超速，即使得讓蓉姨多擔心一分鐘。

他其實不是不讓蓉姨外出工作，不是因爲這樣會沒有面子，或許有人會閒言閒語，說堂堂一個大男人怎麼讓妻子外出賺錢。

要說沒面子的話，他的臉早就丟夠了，當初要去迎娶蓉姨時，他的父母百般羞辱，話中帶刺。要不是蓉姨堅持要嫁給他，與父母鬧翻，或許當初會選擇放棄。

也就因爲這樣，發哥不捨得讓蓉姨再受任何一點苦，不捨她得面對工作的壓力，面對老闆或顧客的責罵，他太清楚那是什麼感覺。

今天因爲塞車，所以送貨時間晚了三十分鐘，發哥像小孩子一樣，被顧客唸了一頓，還要脅他要向老闆投訴。真的很想一拳揮向他那副囂張的嘴臉，不過發哥忍了下來，緊握的拳頭留下深深的指痕。

回去可能會被老闆扣工資，一念及此，發哥太用力踩下油門，貨車猛然一衝。

這一踩讓發哥打算開往那條辦喪事的小路，因爲那裡沒有速限、沒有警察、沒有罰單；有的是自由。

他要用過份的速度，甩開那積怨已久的心。

偏離原本預設的路，發哥鑽進了鄉野小巷。

時速表漸漸攀升，他的心跳也隨之高漲；悶悶作響的引擎，也掩蓋不住他內心的吶喊；風括近車內，吹動他的短髮，吹得眼睛有些睜不開。可是他一點也不在意，如果現在能夠把自己摔得稀巴爛，他肯定會興奮得大笑。

所以他萬萬沒想到，當他經過喪禮會場時，會有人突然衝出來。

那個人搖搖晃晃冒出來，他的眼神迷惘，步履蹣跚。

即使發哥踩了煞車也沒用，因爲他開太快了，如果時速還是原來的五十公里，或許能在撞到他之前停下來；就算撞到，也只會是輕微的擦傷。但這一切都是假設。

實際的情況是，發哥停不下來。他奮力的踩下煞車，可是因爲貨車太過老舊，煞車有些不靈光，於是老老實實撞了上去。

緊接著，他聽到了一聲淒厲無比的慘叫。

在警車來之前，他不是沒有想過肇事逃逸，只是他想到了蓉姨，想到了這些

年來她是多麼想要擁有一個孩子，卻得將這份渴望隱忍下來的心情。

如果他們有一個孩子，或許年紀就和這個人差不多大吧。

「終於了解生命必須有裂縫，陽光才照得進來」—蘇打綠《近未來》

有人說忌妒是火，但對我來說忌妒像水，像沒關緊的水龍頭，一滴一滴的儲蓄在水槽裡，直到淹死人了，我才意識到這一點。

我、景誠和洸諺一直是很好的朋友，每天混在一塊也不覺得膩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？心中會有不舒服的感覺，我不知道。只是胸口會悶悶的，喉嚨緊緊的，像是有人用力拉扯你的衣領不放。

瀕臨死亡的時候，或許人生真的會像跑馬燈一樣，一一在你眼前飛逝而過，然而我的人生，短短十八年的人生，竟是如此壓抑。

小時候，一群朋友想要邀我去河邊玩耍，但媽媽怕我涉水太深有危險，便替我回絕了，幾次之後，他們便不再來找我；小學四年級，和同學到遊樂園，媽媽在出發前一個晚上，百般叮嚀我不許玩雲霄飛車之類的危險遊戲，接下來顯而易見，「膽小鬼維平」便成為我的新綽號，黏在我屁股後頭，甩也甩不掉。

因此，我變得越來越膽小，越來越害怕，但別誤會，我並不討人厭，甚至還很討人喜愛。我越是討厭的人，他們就越喜歡我，因為我抓到了一個訣竅，那是順從，然後壓抑自己。

這沒什麼難的，相信我。

只是最近有些改變，連我媽媽也無法理解的改變。

她不懂為什麼我不再穿她精心挑選的衣服；她不明白為什麼我不再像以前一樣，在吃飯時，說些她愛聽的話，反而沉默不語，抗議似的；她不會想知道，為什麼只要她一走進客廳，我就會轉身進房，將房門鎖起來。

她把一切歸咎於叛逆期。

我一開始也以爲是這樣，所以在媽媽面前，我肆無忌憚的叛逆。

但我錯了，我之所以會變成這樣，是因為我的身體破了一個洞，有一種情緒需要出口，否則我的心會承受不住。

然而讓我意想不到的，那個洞愈來愈大。

那天，景誠被老師罵，當著全班的面前，毫不留情的扒下他的皮，只因為他小考不及格。那一整天，我和洸諺都沒和他說話，想讓他心情平復一點。

放學時，他頭也不回，抓了書包轉頭就走。

我和洸諺說好隔天再一起去安慰他，可是到家之後，我放心不下，一顆心上上下下，坐立難安。

於是，趁著天色未暗，我來到景誠家門口。天空壓的很低，夕陽的餘暉在建築物之間，夾縫求生，那橘黃柔和的光線顯得特別刺眼，我的心不禁縮了一下。

我看到景誠房間的窗戶亮著燈，窗簾上印著兩個人影。

還沒有到他房間，我就聽見他的笑聲，一顆懸著的心頓時放鬆了下來。

原來洸諺早就來了，正和他玩著撲克牌。

「嘿，你也來囉。」景誠笑的很燦爛，露出他不整齊的牙齒。

「小維，來這裡坐吧。」洸諺讓出一個位置。

我搖了搖頭說：「不用了，我等等就要回去。看來你沒事了。」

他用力的點點頭說：「放心啦，有人跟我說，難過的時候，只有笑才能想起快樂的事，所以那就笑吧。我沒事的。」他偷偷看了洸諺一眼。

離開的時候，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種感覺，五味雜陳，好像是他們有秘密，卻把我排除在外。我感覺到有一道傷口裂開，縫補不起來。

於是，我開了一個玩笑。只是一個小小的無傷大雅的玩笑。

我悄悄告訴景誠：「他喜歡你。」

想起來了，今天我之所以要找洸諺，就是要跟他說這件事。

我想告訴他實情，要他不要自責，不是他害的，真正害死景誠的人是我。

可是我沒想到會失控成這樣，原來大家都在傳了，原來班上每個人都在對他們竊竊私語，原來大家都有共同秘密，只有我，又被排除在外。

那道傷口很深、很黑，讓我痛的睜不開眼睛，看不清楚前方；而現在的我則滿身是傷，躺在發燙的柏油路上，但卻一點也不痛，感覺很舒服，有一種情緒正在往我體外流。

景誠離開前也是這樣的感覺嗎？感到解放，感到一切都結束了，可是心臟卻還是拼命的跳，不捨的感覺緊緊抓住我的靈魂。

我想看這世界最後一眼，於是我用盡全身力氣爭開眼。

我看到了一道閃耀的白光——灼熱的，屬於夏日的白光。